
哥本哈根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
欧洲中部时间 2017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二 — 11:00 时至 12:00 时
第 58 届 ICANN 会议 | 丹麦哥本哈根

马库斯·库墨

(MARKUS KUMMER): 好的。十一点过一分了。我是马库斯·库墨。组织要求我与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格雷格·沙坦 (Greg Shatan) 共同推进本次会议。

由于我们都没有姓名牌，我想我们可以从点名开始。

史蒂夫·戴尔边科 (Steve DelBianco)，可以开始了吗？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马库斯。我是史蒂夫·戴尔边科，来自商业选区 (BC)。

吉姆森·乌鲁弗耶

(JIMSON OLUFUYE): 我是吉姆森·乌鲁弗耶，BC 财务运营副主席。

克里斯·威尔逊

(CHRIS WILSON): 我是克里斯·威尔逊，商业选区主席。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我是谢林·查拉比，来自 ICANN 董事会。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WOLF-ULRICH KNOBEN): 我是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来自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连接提供商 (ISPCP) 选区。

安东尼·哈里斯

(TONY HARRIS): 我是安东尼·哈里斯，也来自 ISPCP 选区。

阿莎·合美嘉妮

(ASHA HEMRAJANI): 大家好。我是阿莎·合美嘉妮，来自 ICANN 董事会。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上午好。我是克里斯·狄思潘，来自 ICANN 董事会。

贝基·伯尔 (BECKY BURR): 我是贝基·伯尔，来自 ICANN 董事会。

格雷格·沙坦： 我是格雷格·沙坦，知识产权选区总裁。

马库斯·库墨： 我是马库斯·库墨，来自 ICANN 董事会。

托尼·赫尔姆斯

(TONY HOLMES): 我是托尼·赫尔姆斯，再过 3 小时 5 分钟就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SP) 的主席了。

[笑声]

琼尼·索尼能

(JONNE SOININEN): 我是琼尼·索尼能，来自 ICANN 董事会。

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我是史蒂夫·克罗克，ICANN 董事会主席，欢迎大家。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

(RINALIA ABDUL RAHIM): 我是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来自 ICANN 董事会。

乔纳森·扎克

(JONATHAN ZUCK): 我是乔纳森·扎克，来自知识产权选区 (IPC)。

马库斯·库墨：

谢谢。在开会之前我们已经互相交换了问题，我希望大家在会上尽可能多地互动。

谁愿意介绍商业选区的第一个问题？格雷格？

格雷格·沙坦：

谢谢。我是格雷格·沙坦。实际上，我们要从 ISPCP 开始，因为有一个他们需要参加的会议与我们的会议重叠了，所以我们先从 ISP 开始，然后是 BC，最后是 IPC。

另外，本次会议过去是 90 分钟，不知为何现在变成了 60 分钟，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注意到这件事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尽可能有效率一点，接下来交给 ISP。

托尼·赫尔姆斯：

好的。非常感谢。请见谅，因为每个选区有 20 分钟的时间，我会一次性提出所有三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如果要逐个回答，很快就会超时，这些问题其实是相互关联的。

我们想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关于 DOA，数字架构。

ISP 之前写信给董事会，建议我们共同努力向社群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我们非常清楚，我们中有一些人在 ICANN 以外的其他论坛上处理过一些 DOA 问题，但外面似乎有很多谣言和错误的信息，主要是在 ICANN 会议的走廊上流传的，这导致我们有一些顾虑，有人认为它与 ICANN 的核心使命有关系。还有人认为它是 DNS 的替代品，但显然不是这样的。这种误传毫无用处。所以，我们写信给董事会，要求考虑这件事，并且想要在技术方面澄清一下，DOA 到底是什么，不是什么，以及它与互联网的关系。我认为这样做将很有帮助。

因此，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没有收到相关回复，我们想知道怎么样了。

由此还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在本次会议的同时，ICANN 还召开了一场技术方面的会议，在那场会议上将展示有关 DOA 的信息。遗憾的是，那场会议与本次会议同时进行，所以请大家理解，我们结束这里的讨论后，将立即离开去参加那场会议。

我们想提出的由此导致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对会议的安排仍然有些担心。我们很清楚，作为本次会议的规划组织，社群做了相当大的努力，而且我们也试着采用不同的方式行事，但即使我们努力迎合固定的日程安排，但也只能这样做，在本次会议期间，我们遇到了很多冲突，我想很多社群应该也遭受了这些，我们似乎并没有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ISPCP 内部就此提出了一些想法，我们知道在我们参加某场 ICANN 会议时，总是要召开某些会议。另外，我还建议如果要在同样的时间召开同样的会议，应该提供一些历史背景，用议程来填补这些空档很容易，但并非都是优先事项，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的唯一方法就是检查所有这些会议，看看每场会议是否都有充分的理由，或许其中一些会议可以在 ICANN 的日程安排之外召开。

也许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甚至社群的各个部分可以远程开会。

我们发现这次高关注度主题会议有所减少。我认为这很有帮助。不过话说回来，那些高关注度主题都必须是社群真正需要讨论的内容，因为它们确实要占用我们很多时间。我们花了几天时间观察了一下 ICANN 过去几天召开的各种会议，其中一些非常非常受欢迎。大家可以到处看看，其他会议很少有人出席。

所以，我认为是时候检查每场会议的价值和需求了，即使我们现在有 A、B 和 C 方法，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在每场 ICANN 会议上都采用相同的方法。

围绕这一点提出一些想法和进行一些讨论将特别有帮助，待会也许我们不必这么快地离开这场会议，去参加另外一场同时召开的讨论 ISP 高度关注的主题的会议。

我们想提出的第三个主题是一个类似的问题，我们知道社群的压力很大，有非常多工作要做，并且能用的资源有限，我们觉得 ICANN 处于这样一个阶段，也许可以回头看看，真正地审视整个 ICANN，通过查看结构和行事方式来帮助解决一些安排问题。

我们认为，现在是做这件事的好时机，赋权社群将在 ICANN 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我们知道安排了 11 项审核工作，而今天发生了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是，在与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会议中，我们听说马跃然 (Goran Marby) 表示这项工作很难处理。我们同意他的观点，并且对一个接一个的审核工作安排的价值表示质疑，我们想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在组织中进行这些审核所需的方式虽然获得了组织支持，但是我们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认为这样会耗费大量资源，这些审核的价值值得怀疑，特别是到了社群需要对所有这些内容发表意见的阶段时。

实际上，所获得的反馈将非常集中地来自受到影响的那部分社群，而不会获得其他社群如何适应和看待这些审核的广泛意见。

我们还认为，安排 11 项审核意味着每次都要单独审查，这些审核之间存在重叠，一个如何影响另一个，但实际上没有精力从整体上全面审核。

有趣的是，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其他会议上进行了一点讨论，我们听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一旦我们熬过了这 11 项审核，也许我们就可以焕然一新。

那么，从 ISP 的角度来看，如果要考虑合并一些资源来对组织的各个部分进行更全面的审核是不是更好，我们就会怀疑等待执行全面审核的价值。

特别是，如果听到从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的立场出发，我们对目前 GNSO 的结构有非常强烈的看法，董事会应该不会感到惊讶，所以我们希望和很欢迎大家对所有这三点问题进行更多讨论。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托尼。

周日我与两位 GNSO 指派的董事会成员讨论过这个问题。那时，我就看到了那封信，应该是在二月初提交的，我也认为应该及时给出回复，但此事是琼尼跟进的，他会回答你的问题。

琼尼·索尼能：

好的。托尼，我不知道是否正确理解了你的问题，我想问题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我们是否讨论过这件事，后来怎么样了。

实际上，董事会中的一些人很久以前就知道 DOA。我个人第一次听说这个是在 2004 年，当时还叫做处理系统，我确定史蒂夫之前也听说过。但作为董事会成员，我其实做了一点研究。我们的工作人员撰写了一篇关于 DOA 的文章，所以我认为我们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讨论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知道大家讨论过，也知道 DOA 系统是什么。

另一方面，关于那封信，我同意马库斯的看法，我们应该处理这些事，应该及时回复。

就我所知，我们马上就会给你答复。这件事并没有被遗忘。很抱歉拖了这么长时间。但我觉得只是有点超出预期。我从戴维·康纳德 (David Conrad) 那儿了解到，我们找出了那封信，过几天应该就会有回应了。我们讨论过你发给我们的内容。

你是否还想知道董事会对 DOA 的其他看法？

托尼·赫尔姆斯：

谢谢。我非常希望收到答复。只是重申一下，这是信中的最后一点，在 ISP 内部，我们已经参与了其中一些讨论，当然是在 ICANN 之外的讨论。我们非常高兴 ICANN 知道这一点。

再重申一下，从 ISP 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能够以任何方式参与进来并帮助获得有助于社群的信息，我们当然愿意这样做。

琼尼·索尼能： 非常感谢你提出这些问题。

史蒂夫对 DOA 还有问题吗？

史蒂夫·克罗克： 对于琼尼的回答，我想再补充一点信息。当我听到托尼的问题时，我想到了一些事情。ISP 处于真实的世界中。他们提供真实的服务，他们了解自己的技术。我的直觉是他们非常了解 DOA 是什么，并希望有机会代替 DNS。也可以用其他词，但这就足够了。

因此，我想知道你请求获得帮助的事情是帮助 ISP 了解还是帮助他们处理政治上的压力，因为政府人员对技术都不太了解，而且我们知道正在开展很多宣传活动。

这个架构的基础在其他领域有很大的价值，可用于永久保存标识符。在我看来不幸的是，它变得如此混乱，并且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所以，我要问你的是：这代表想要了解更多信息的 ISP？哪个会让我吃惊。还是代表想要获得一些帮助来回应政治压力的 ISP？

托尼·赫尔姆斯：

这是一个需要澄清的好问题，史蒂夫。我很高兴听到这个问题。肯定不是想要了解更多信息的 ISP，但也不是希望 ICANN 参与相关讨论的 ISP。我们觉得这样说不是特别恰当。

这需要在其他论坛上讨论。作为 ISP，我们需要参与这些论坛，并在那里找到解决办法。

我们觉得我们非常了解问题的所在。真正令我们担心的是 ICANN 社群中专注于其他领域的其他部分以困扰我们的方式公开谈论 DOA。我们逐渐了解到，在那些地方大家对这件事的理解和清楚程度还不够。而且我们认为，ICANN 可以为那些社群提供一个参考点，以便解释它是什么，不是什么，这样谣言就能停止，并且将有更多人了解这件事，这样做将非常有帮助。

大家需要了解它与 ICANN 使命的关系。它不是 DNS 的替代品。而是一个单独的补充。我们可以做任何有用的事情，这样在互联网受到影响时，广泛的互联网社群就知道他们要讨论的是什么东西了。这就是我们提出要求的唯一依据。

琼尼·索尼能：

所以，基本上你的意思是想要获得一些相关资料，或者在 ICANN 社群内对此进行一些澄清，这样 ICANN 社群本身就不会对此感到困惑了。

那么，即使今天的会议有一些不幸的安排，我也希望对此有一点帮助。然后我们可以，比如，或许可以将提供给董事会的文件提供给更广泛的 ICANN 社群，用于解释 DOA 的历史信息以及 DOA 的详细内容，这可能是我们可以做的。

也许戴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戴维·康纳德：

大家好，我是戴维·康纳德，ICANN 的首席技术官。那封信今天已经拿出来了。对我们的拖延深表歉意。琼尼提到的文件，我们实际上正在增添一些其他内容，你想插话吗？

马跃然：

这不是戴维的错。是我的错。

我们对于回复那封信做得非常糟糕。我知道大家对我们没有很好地回复那封信也没有感到意外。对于董事会和首席执行官如何回复信件，我们在内部其实采取了一个新的流程。无可否认，我们做得有点过分。这只是一个例子。

我真的很惭愧。这不是戴维的错。完全是我的错。我只是想说你们不要投诉他。我将离开麦克风，所有可能也没法投诉我。

[笑声]

戴维·康纳德：

谢谢。

对于琼尼提到的文件，我的小组正在着手扩展这份文件，并提供更多重要的详细信息。这样做是为了在首席技术官办公室发布白皮书时让社群可以看到这份文件。

我们还计划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一次关于 DOA 的会议，比当下召开的会议规模更大。

当下召开的会议实际上讨论的是可能与社群相关的一系列新技术。我知道这时他们正在讨论一项称为 Namecoin 的技术，这种技术基于区块链。所以，你们并没有错过 DOA 的讨论。

马库斯·库墨：

谢谢，戴维。我非常在意时间。已经快到 20 分钟了，我们还有两个选区要提问。

托尼，你这边可以结束了吗？

托尼·赫尔姆斯：

是的，再快速说一下。非常感谢你提供的信息，戴维。谢谢。

我建议还要监控 DOA 发展情况，以便我们获得所有信息，如果有变化，我们也能及时了解，这将对 ICANN 和首席技术官很有帮助。我认为这样做将很有帮助。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还问了另外两个问题。我想让同事来回答。

克里斯，你可以简单说一下会议安排的问题吗？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马库斯。我注意到你用了“简单”这个词。

托尼，谢谢你帮我节省了大量时间说明实际发生的所有事情，因为你很好地解释了所有情况和目前的状况。

我可以告诉你的最简单的事情是，莎莉 (Sally) 和她的团队目前正在与社群工作组合作，这是找到解决办法的最佳方式。显然有更多工作要做。每个人都需要朝同一个方向努力。否则，最后只会得到每个 SO 和 AC 都需要更多时间之类的托辞。组建一个社群工作组与 ICANN 相关组织人员合作显然是处理此事的最佳方式。

董事会对时间安排等方面确实也有一些问题。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所以，我非常理解。我认为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必须采取措施，特别是热门主题的数量减少了，大家齐心协力就能成功。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我们都需要更加努力，使其令人满意。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克里斯。

还有审核部分的问题。按理说应该交给里纳利亚，她是组织效率委员会的主席。有请，里纳利亚。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谢谢马库斯。

托尼，我听说过你。董事会或组织不会辩解这件事，审核涉及很多工作，我们的资源有限，全面审核无疑是最好的。难点在于审核是章程所规定的，我们必须遵守章程。

我会将审核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组织审核，另一个是特定审核。

在组织审核中，董事会在时间上有一点自主权。如果正在接受审核的组织本身表示希望有更多灵活性，那么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帮助更广泛地执行审核。

在特定审核中，我们就没有那么自由了。必须由社群提出请求。所以，我认为社群需要一起提出这个请求，这是一个挑战。我们需要做得更好。如何才能就前进方向达成一致意见？无论你们需要董事会或组织提供什么帮助来推进这件事，都可以提出来。但必须由社群提出。

马库斯·库墨： 谢谢。

托尼，我可以结束你的部分了吗？

托尼·赫尔姆斯： 可以，非常感谢大家花时间讨论。真的非常棒。关于所讨论的内容，我们将相应地跟进。我们现在要去讨论 DOA 了，请见谅。非常感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托尼。

现在轮到商业选区了。谁来介绍问题？

克里斯·威尔逊： 谢谢马库斯。我是克里斯·威尔逊，来自商业选区。我将快速回答一下在准备参加此次会议时，董事会向我们提出的两个问题，然后我会交给我的同事史蒂夫和吉姆森，介绍我们的问题和主题，供董事会讨论。

所以，你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商业选区参与处理工作阶段 2 的问责制问题和工作的程度如何。

简单地说，我们选区可能至少有十几个成员积极参与了工作阶段 2 各个小组的工作。史蒂夫·戴尔边科是 SO/AC 问责制小组

的联合报告员。我恰好是透明度小组的联合报告员。所以，BC 肯定相当多地参与了这项工作，就像 BC 参与工作阶段 1 的工作一样。我们一直在 BC 内部就工作阶段 2 的问题寻求其他意见，因为我们今年将继续参与工作阶段 2，这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明年。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会主动参与。

董事会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今年的首要政策问题和重点领域是什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提出的问题正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它会让我们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个认识。

但除了史蒂夫和吉姆森将会谈论的事情以外，简单地说，监督和持续参与以确保有效的合同合规性仍将是 BC 的首要任务。显然，我们参与了所有 PDP 工作组。ICANN 在这里制定的所有不同的政策都会影响商业用户。所以，我们将继续参与所有工作。老实说，所有事情都与我们相关，并且需要我们优先处理。

我知道这样说有点宽泛。很乐意在线下就此进行更多讨论。我认为现在可能是最好的时机，充分利用我们的时间畅所欲言，交给史蒂夫，他会向你们提出我们的一些问题和观点。然后吉姆森还会跟进。

所以，史蒂夫交给你。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我是史蒂夫·戴尔边科。我们想要讨论的第一个主题是新 gTLD 基本注册管理机构协议。去年七月，IPC 中的商业选区针对该基本协议的拟议修订案提交了大量意见。后来，在十二月，工作人员发布了摘要和回应，以征询公众意见。我说的是“工作人员”。但里纳利亚，我应该说“组织”，对吗？我们叫做“董事会”和“组织”，而不是“董事会”和“工作人员”，是吗？所以，是组织回应的。

我认为跃然已经成功地改变了措辞，这正是他一直在努力做的。

在关于此事的几个主题上，组织都不同意我们对基本协议的内容进行任何更改，注册管理机构也不希望更改。所以，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是，如果有一个长期的协议，并且提出要对该协议进行一些修改，部分社群也要求对某些方面进行修改，那么就不需要拿出来再讨论了。只是不符合规定，因为这不是注册管理机构想要更改的。所以，我想让你们现在就想想这个问题，然后给出回应。

再说说我要提出的另一个主题，关于费用减免，费用减免是注册管理机构提出的，然后获得了组织的授权，工作人员根本不接受我们的任何意见。工作人员说，“ICANN 最终会采用一些标准来决定何时减免费用。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满足 ICANN 社群的需求。”我们会让你们信守这个承诺。

无论 ICANN 对无限期减免费用有什么理由，这件事总会浮出水面。因为它确实变成了在市场上失利的新注册管理机构的永久补贴。我们是以私营部门为导向的市场化组织，我认为这不符合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知道双方间会进行合同谈判，一方是 ICANN，另一方是注册管理机构。我们不是当事方，而 ICANN 是。在谈判时你们代表了社群的观点。对于这一轮的更改，我们希望董事会可以向我们保证，看来好像是我们本末倒置了。但是当注册管理机构就此事完成投票时，他们就会将其提交给你们进行批准。你们可以在这种双边谈判中考虑社群的意见和看法吗？因为你们是我们的代表。

也许在将来，也许董事会和工作人员可以咨询社群。然后，我们可以让你们加入这些谈判，更好地了解我们的优先事项和顾虑，以便你们可以代表社群进行谈判。所以，这是一个哲学观点，你们在这些谈判中代表社群。你们怎么看待这个观点？你们认为是这样的吗？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的问题。也谢谢克里斯的回答。

我想贝基会想回答这个问题。

贝基·伯尔：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哲学问题，但却是一个基本问题。首先，我想说我确定组织考虑了那些意见和建议。我对此很有信心。

我们还讨论了关于提高流程透明度的意见，跃然和工作人员正在研究如何提高，是否应该援引这条规定。

再回到那个基本问题。与签约方的协议、注册管理机构协议和注册服务机构认证协议基本上都是签约方与 ICANN 之间的商业协议，而不是政策制定文件。

基本注册管理机构协议需要与申请人指导手册一起通过社群流程反复制定。并且该协议已经拿出来征询意见了。

第 7.7 条有此规定，针对可以在这方面提出什么要求还设立了相当明确的限制和参数。有些意见其实超出了注册管理机构协议允许的参数范围，该协议正是通过此流程制定的。

如果你们觉得对此没有很好地贯彻共识性政策，这只是一个参考，并且如果这是一个政策问题，显然就必须经过政策制定流程。

但我认为这些问题或参数已经非常清楚了。最后我们收到了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些意见 — 而且明确地说，我不是其中一员，我也不认为董事会需要参与这些讨论。

其中有些问题超出了参数范围，而有些则存在分歧。

所以，是的，我们将努力解决透明度问题，还要了解这些合同文件的根本目的。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贝基。我想从一个很小的方面补充一点。如果基本注册管理机构协议如你说的是社群意见的产物，那么对协议的修订应该也是社群意见的产物。我知道目前的谈判可能是按照第 7.7 条进行的。

但是，正如阿克兰·阿特拉 (Akram Atallah) 今天上午在我们与他和跃然召开的会议中提到的那样，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基本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的其余部分，不仅仅是基本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的第 7.7 条，还有其他部分，征询公众意见，了解社群对修订方面的哪些内容感兴趣。

这样做了之后，在与注册管理机构谈判时，你们作为董事会和组织，就可以代表社群的利益。

贝基·伯尔：

董事会不会谈判。我的意思是，它将 —

史蒂夫·戴尔边科：

董事会或组织。

贝基·伯尔： 董事会不会参与谈判。正如我所说的，你的意见是参与谈判。第 7.7 条提供了非常具体的限制性修订权，这是在新 gTLD 轮次准备阶段的最终协商中提出的最后更改的结果。目的非常特殊。社群有机会对由此导致的变化发表意见。但是回到这件事情上，是否会制定一个新的基本合约呢，答案是肯定的。虽然我可能不推荐这样做，并且还会以其他方式进行争论，但是，这些事情还需要征询意见和建议。社群有机会提供意见。也确实这样做了。意见也得到了考虑。但是在具体的规定中，可以更改的内容还是有限制。

马库斯·库墨： 贝基，史蒂夫，抱歉打断一下，我想让在会议室的麦克风后面等待许久的跃然谈谈他的看法。你可以讲了。

马跃然： 首先，我觉得这两位讨论有点无法反驳，他们当然比我更了解这个主题。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史蒂夫。这件事的结构设定了我们的工作方式，幸好这是 ICANN 组织，包含诸多工作人员，幸好他们负责与签约方谈判。但是，如果撇开这个流程本身，因为社群必须对如何做某些事情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做达成一致。你对如何提高这部分的透明度有什么想法吗？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你的问题，跃然。我们很清楚关键在于参与谈判，组织需要先了解社群的担忧和优先事项。这才是最重要的部分。只要在谈判时看看周围的气氛，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实际的商业解决方案。会有很多机会展示谈判的结果、谈判的临时步骤、所遇到的取舍和两难困境。做到透明将非常有帮助。但是，比透明度更重要的是，组织在双边谈判中代表社群，因为社群不会参与其中。

马跃然： 我们真是一唱一和。

阿克兰·阿特拉： 谢谢，史蒂夫。正如我所说的，我想或许有更好地方法了解社群担心的是什么。我们可能会尝试召开一次会议，在我们进行谈判之前听听社群的看法。但是，如贝基所说，第 7.7 条非常有限，无论在我们重新协商与签约方谈判的有限内容的什么时候提供意见，我们都非常乐意考虑。但是必须记住，我们的作用是确保在协商这些事情时，使合同中的所有内容都是可行的。这个行业将继续发展，还有更多问题需要我们考虑，而不仅仅是任何一方所期望的某一件事。所有这些合同都假定有续约权，然后另一方也会续约，记住这一点也很重要。所以，对方不必同意我们协商的所有事情。协商过程并不是强制性的，对吗？我们不一定要得到我们想要的。这是一个平衡的行为。

但是，我们非常乐意听到社群的担忧，并且将尽力满足他们的需求。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马库斯，考虑到时间的原因，我将快速总结一下第二点，然后交给我的同事吉姆森。CSG 在 1 月份发出的一封信中集体要求更好地访问数据，因为这些商业选区，这些非签约方和 GAC，我们认为访问是首要任务。我们要求查看几个特定领域中的数据目录，如区域文件访问和自动定价数据。

然后，在周末，跃然和组织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实质的答复。谢谢你，跃然，因为你要走了。这封信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将回答这些问题。但有一个问题是给董事会的，跃然指出，戴维·康纳德正在开展的开放数据举措试点项目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将会真正解决我们的大部分要求。因此，他在信中还补充说，这些数据集的完成顺序和开放数据举措的资源消耗水平将受到社群的影响。他就是这样说的。当然，说得没错。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如何适当而又持续地针对开放数据举措的组织资源耗费请求以及在开放数据举措中为我们收集和发布数据的顺序对董事会施加影响？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的问题。阿莎，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阿莎·合美嘉妮：

谢谢马库斯。史蒂夫，谢谢你的问题。你非常正确地指出了，我们有这个 ODI，收集数据需要资金、时间和大量资源。正如你提到的，这就是需要优先考虑这件事的原因。在两个角度，两个层面上是优先的。一个是在 ICANN 代表社群进行的所有活动方面，其次对于 ODI，在需要收集的数据类型中需要特别优先考虑这一点。

因此，获取关于哪类数据更重要以及应该先收集哪类数据的意见是很好的。戴维的团队不仅在检查数据类型的目录。他们还在寻找可以访问这些数据的平台。所以，这是我想指出的两件事情。

我还想说，星期四上午有一个以社群为主导的会议，叫做发展成为数据驱动型 ICANN。这场会议以社群为主导，但是戴维的团队将介绍该目录。所以，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大家拭目以待吧，然后再看看这个，就会说，太好了，这就是我们认为必要的事情。这个好，这个不好，可能想要增加，也可能想放弃。但优先事项如此重要。我不敢强调说这样就够了。我希望这能解决你的问题。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我们超时了，所以我想交给吉姆森快速谈谈他的观点。跃然，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直接找你跟进这件事。

吉姆森·乌鲁弗耶： 好的，谢谢史蒂夫。我是吉姆森·乌鲁弗耶。感谢让我插话。

在过去三年中，ICANN 全力支持与 B.C. 的资金情况相匹配的外展活动，我们在非洲和亚洲将 B.C. 的地域多样性从 2% 提升到了 18%。因此，大家有必要知道，现在已经为社群区域性外展试点计划制定了议程，在 SO 和 AC 中取得一些成果，还有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领导力发展计划，以及为联合国的互联网治理合作活动提供的一般支持。所以，B.C. 确实要感谢董事会对外展活动和使组织多样化的需求给予的响应和支持。

另外，再快速提一下，现在还不能缩减外展活动的支持资金，而是要加大力度巩固这件事。作为最后一个 SAPH（音）反馈，我们认为可以通过更有效的差旅人员票据融资机制来节省资金。在许多情况下，如果差旅人员自己可以获得更多好处，就会提供更昂贵的差旅票据，这样可以节省组织资金，将资金用于更多的外展活动。因此，我们想再次感谢董事会对外展活动和多样性的积极承诺。谢谢。

马库斯·库墨： 也很感谢你，吉姆森。非常高兴看到社群对董事会很满意。非常感谢。跃然或他的同事可能也想回应一下。我们只是想对你的赞赏表示感谢。

马跃然：首先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们能够更好地展开合作。在营销方面，我想指出，我们公布了预算提案以征询公众意见，我期待你们也能提供意见。你们参与预算制定流程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你们和社群为董事会和组织设定的优先事项。因为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将如何使用资金。我不喜欢用“耗费”这个词，因为我们用这些钱实际做了很多事。在预算制定流程中，你们可以决定认为最重要的事项。而且资金有限，我们必须为不同工作排出优先顺序。在预算制定过程中，你们可以来排定这个优先顺序。谢谢。

阿莎·合美嘉妮：马库斯，我可以补充一点吗？

马库斯·库墨：可以，阿莎，有请。

阿莎·合美嘉妮：我想感谢吉姆森的发言。我的意思是，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参与方，归功于像你这样的人。你是我们的中坚力量。你参加了我们的所有预算会议，非常感谢你所做的，吉姆森。我还想说我们的首席财务官哈维尔·卡尔维兹 (Xavier Calvez) 和他的女超人团队也功不可没。是女性没错。大多都是女超人，一直在努力工作，一起制定预算。所以，补充一下跃然刚刚说的，我想

提三点。一个是在哥本哈根的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两场关于预算的社群会议。正如跃然指出的那样，我们公布了预算以征询公众意见。我们真的需要大家在这里对预算发表意见。在两天前的星期天，我们开了一场关于预算的董事会公开会议。所以，欢迎大家去看看记录，听听录音。我不敢说获得社群的意见有多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加强社群权力的第一年，包括否决预算的权利。所以，我们越早获得意见，获得的意见越多，这个流程就会越顺利。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第二个 20 分钟要结束了。现在交给格雷格说明第三个选区的问题。

格雷格·沙坦：

谢谢。我是格雷格·沙坦，来自知识产权选区，首先我想回答董事会对选区提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们选区在工作阶段 2 问责制工作组中的参与情况。我们非常广泛地参与了工作阶段 2 的工作。工作阶段 2 中有很多参与者都来自我们选区，我注意到，作为赋权社群的一份子，我们有两个成员是九个小 组中两个小组的报告员，IPC 的财务主管洛丽·舒尔曼 (Lori Schulman) 还是负责审核对董事会政策或董事会成员的诚信异议的小组的报告员，我同时也是工作阶段 2 管辖小组的报告员。报告员中有近 23% 的人来自 IPC。因此，在统计上，我认

为这至少超过了在 GNSO 委员会中分配的席位数量。我们还有一些成员，我看到安妮·艾克曼-斯卡莱塞 (Anne Aikman-Scalese) 也在场，她加入了一个小组和更密集的起草小组，并且还跟我本人一起在人权小组中。因此，即使是非报告员参与者在很多情况下也高度参与了问责制工作。这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第二个问题关于 IPC 本身在 2017 年的优先事项。我们在政策和自己的业务方面有一些优先事项。在政策方面，大家应该不会感到意外，我们的一个主要优先事项是与 WHOIS 和注册目录服务有关的问题，我们选区有很多成员参与了目前正在处理这些问题的工作组，IPC 成员长期关注着这些问题。此外，对权利保护机制工作组的审核以及与权利保护有关的其他问题似乎出现了令人惊奇的规律性，而且在 ICANN 社群和氛围中最不正常的时刻。还有一个小组，我们也有大量参与者。而且我们也有大量参与者在 -- 或许我应该说有颇多参与者，因为我们不一定是参与人数最多的团体，但是在新 gTLD 后续流程工作组中，也提出了很多顾虑。我们在后续流程工作组中提出或即将提出顾虑和优先事项固然很好，但也会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提出，包括在 ICANN 第 58 届会议上，这些会议涉及地理标志以及在许多情况下与地理标志混合的其他类型的地理术语，这些地理标志是一种非常具体的地理学术语和处理方法。所以，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的一位成员希瑟·福里斯特 (Heather

Forrest)，也是 GNSO 委员会副主席，同时还是地理术语使用工作组的联合主席，一直在处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简而言之，其他问题和优先事项都涉及合同合规性，特别是遵守有关滥用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以及 ISP 提到的审核和过度审核的问题，在运营方面，我们正在审查我们的章程，B.C. 则处于其章程审查的后期阶段。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还希望继续扩大我们在组织中的地域多样性。另外，还要继续帮助教育社群，并让他们参与到与知识产权和顾虑相关的对话中，以便各方都更加准确地在社群内讨论和反映这些问题。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先事项，我暂时先回答这两个问题，让董事会发言。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格雷格，我们记下了。

董事会有人愿意回应或评论 IPC 的优先事项吗？似乎没有一

阿莎·合美嘉妮：

马库斯，我想快速说一点。我只是想快速认同一下格雷格说要增加 IPC 地域多样性的看法。我认为这非常好，格雷格，你和我讨论过几次。所以，我真的很赞赏和支持。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

你还有其他具体问题或...

格雷格·沙坦： 对于第一点，关于我们在问责制小组的参与情况，我一直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当然不是赞美之词，而是更为实质性的意见，很乐意听到。

马库斯·库墨： 贝基？

贝基·伯尔： 我表示赞扬。

[笑声]

我们知道社群正在处理很多事情，志愿者的资源也非常薄弱，我认为这是我们正在寻求解决办法的部分 — 积压的工作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使这项工作顺利完成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可以继续开展人们感兴趣的新计划，我认为这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像 BC、IPC 这样主动参与的群体是非常宝贵的。

马库斯·库墨： 你的团队中显然有很多有能力的律师。我的意思是在工作阶段 2 的报告员中代表比例太大了。

你们应该提出过具体的问题。

不是，你们没有。

格雷格·沙坦： 我们其实讨论过几次可能会问董事会的具体问题，而我们显然有很多顾虑都与董事会的职责相关，同时我们发现自己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特别紧急的问题要讨论。

我们在今天早上的会议中至少想提出一个有点紧急的问题，乔纳森·扎克紧紧抓住桌子的边缘，已经准备好要说了，但我想说 — 或许需要一些简单的回应，尤其是因为社群合作是 2017 年董事会的优先事项之一，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在我们自己的关系中与董事会合作，特别是涉及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而且更普遍地说，IPC 和董事会大体上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多的方式来讨论影响 ICANN 社群且在我们职权范围内的问题。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我记得你在海德拉巴问过同一个问题，我们确实说过要公开，但我们没有跟进这件事，这可能是超负荷工作的普遍症状，我们可能有好的想法但却没有持续跟进。

但是，乔纳森，你想说说你的有点紧急的问题吗？

乔纳森·扎克： 我的有点紧急的问题。我当然希望能够介绍一下。我——

这个问题源于我们与跃然在 CSG 会议中的一次谈话，他那时已经开始研究 GNSO 政策流程了，所以在楼上的会议室里，我想在某种程度上，他希望这个 2×6 米的图表会震惊所有看到它的人，我们这些已经与它朝夕相处了 10 年的人并没有什么感觉，但我怀疑对流程不了解的新人真的会感到震惊，展示出来以后，我觉得跃然都可能有一点震惊。

所以，我提出 —

你想让我结束吗？还是你现在想说点什么？

马跃然： 我只是想说不是 6 米。

只有 4 米。

乔纳森·扎克： 好的。

[笑声]

马跃然： 另一件事并不是关于 GNSO 流程的。而是从始至终的流程。我们正努力兼顾一切。

GNSO 在审视自己的流程方面做得很好，我是瑞典人，我从未感到震惊。

乔纳森·扎克： 好的。听到你这样说很好。

我当时提出的建议是下一步可能要 -- 既然了解了整个政策制定流程，考察如何在这个流程中设置多个切入点，而且鉴于我们一直在谈论志愿者倦怠等问题，最好让工作人员执行流程制定工作，了解可能有哪些切入点，以便更广泛的互联网社群有一个范围较小的途径参与进来，而不是所有人都抱着要么有要么没有的态度，因为正如我们今天得知的，我们正在努力招募新人加入 IPC 或 ICANN 以及社群。

直接征询公众意见已经太晚了，而且本身就无法反驳，我认为如果可以互相配合，如果董事会指示工作人员审视这个问题，找到可能的切入点，以及在编制文件方面可能需要的内容，将

事情压缩成更小的问题，我们可能就能通过让人们定期参与来开始解决志愿者倦怠的问题，而不是一直努力让人们充分参与，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马库斯·库墨：

谢谢。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建议，如果有多个切入点，我认为它也将有助于在流程结束时避免全盘皆输，里纳利亚想要发表意见，跃然再等等。里纳利亚？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我觉得乔纳森说得很有道理，我同意他的看法，我认为对于社群来说需要看到工作流程，这样他们才能提供意见，加强和深化政策流程本身对许多人来说都是有益的。谢谢。

马跃然：

我们今天早上讨论过这个问题，我真的很赞赏。我认为这是一个无法预期的事情，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考虑解决方案，而我们还在探索中，但这与 GNSO 脱不了干系。

不应该董事会或工作人员开始讨论社群如何参与这个流程。我会推进这个讨论，我也将参与讨论，但是我认为至少对我来说，当谈到这个问题时，我的看法会越来越深入。

现在我们正处于探索阶段，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我也不认识他们，你们也是一样，我不认为我会永远这样。顺便说一下，这是一个赞美。

但是它建立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系统内，GNSO 内部的社群会处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谢谢。

格雷格·沙坦：

我是格雷格·沙坦。

简单地权衡一下，后续流程工作组启动了一个试点计划，这是一个每两周发布一次的新闻简报，或者关于小组工作的信息表，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提供更多可见性的非常好的方式，但影响组织和董事会的是明确要求工作人员在一定程度上稍微多提供一点支持，因为我认为不可能要求社群在这些工作组的工作之外做准备并将工作组的工作精简成这些新闻简报。也许可以审查一下工作人员在这方面撰写的内容，或者找出一种合作方式，但我认为这需要一些额外的支持，实际上看到这些新闻简报的社群很赞赏这种做法，并且在他们之中可以重申一次，但为了完成这项工作还是需要得到支持。谢谢。

保罗·麦克格雷迪

(PAUL McGRADY):

格雷格，我可以插句话吗？非常快，我是保罗·麦克格雷迪，IPC 的 GNSO 理事。

这个问题的另一个部分是人，也就是说：如何激励人们参与进来？真正令人失望的是在经过一个大的流程后，最后有人不高兴，一次又一次地咬同一个苹果。

在今天上午与跃然的会议上，他说在某些方面，他的工作是确保没有人不高兴或每个人都一样不高兴，我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解，但我认为我们作为一个社群还需要确保每个人在正确的时间不高兴，我们无法让人们或团体，无论是签约方，还是非签约方，让任何人在时间期限过后再回来咬这个苹果。因为到那时，全心全意参与其中的人会感到很沮丧，等下次理事会再推出 PDP 时，他们就不会出现了。所以，我认为我们也必须非常了解这一点。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所有意见都很好。我想说，这几乎涵盖了我在与 GNSO 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听到的重要内容，再次确认了 PDP 作为整个 ICANN 的核心流程的首要地位。我们怎么做，我认为这些建议都很有用。

我想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格雷格，你有总结词吗？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讨论。

格雷格·沙坦： 我认为我们进行了很好的讨论，我想简单地感谢参加我们会议的董事会成员，感谢跃然、戴维和阿克兰的发言，感谢三个选区和他们的代表齐聚一堂，还要感谢所有人将 90 分钟的讨论浓缩成 60 分钟。希望下次有 90 分钟的时间，但我觉得今天讨论的内容相当集中并且很有针对性，我相信大家都很满意，感谢大家。再见。

史蒂夫·克罗克： 谢谢格雷格，谢谢各位。

马库斯·库墨： 谢谢。
[掌声]

[会议记录结束]